

单俊升 著

雪心

XUESHIHUIDIE

蝴蝶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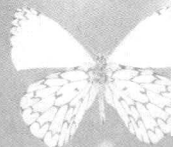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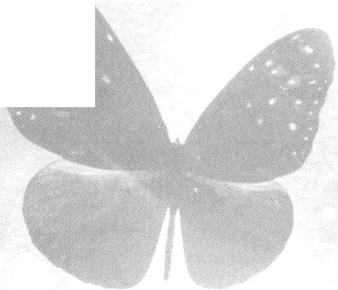
单俊升 著



雪心

XUESHIHUDIE

蝴蝶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雪似蝴蝶

作者 / 单俊升
文稿审阅 / 范文静
编辑校阅 / 第一编辑室
美术设计 / 若辰
出版发行 /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limited
地址 /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142-146 号金利商业大厦
7 楼 7A
Flat 7A, 7/F., Kimley Commercial Building,
142-146 Queen's Road Central, H. K.
电话 / 00852-68115342
传真 / 00852-28514966
网址 / <http://www.bookhk.com>
电邮 / book@bookhk.com
印刷 /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大 32 开
印张 / 7 印张
字数 / 160 千字
版次 / 2007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 2500 册
书号 / ISBN 988-97358-4-9
定价 /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以前，我总是爱问命运，我的路为什么充满了坎坷，我所希望达成的事情，结果为什么总是与我的心意背道而驰？

然而，坎坷的路可以不明白一个落魄学子对成功的渴望，猥琐的命运可以不明白一只志向远大的鸿鹄在一鸣冲天时是可以冲破任何阻碍的！但我自己不能不明白，无论怎样艰难，执着加上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是我走向成功的唯一方程式。

我叫单俊升，22岁了，是一个不再相信命运的小伙子。我有自信，曾经的一切理想，一切誓言时刻在左胸膛燃烧，那是太阳赐予我的火焰，锻造着世上最光华金石，娇耀闪烁！

自序

写这部小说时我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刚从失恋中走出，却仍是往事忧心，所以小说中的情节大部分都有我从前的记忆。而小说中的人物很多都是现实存在的，我只是将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加以夸张演义，杜撰出一个故事，使我们在走出校园后手中仍停留有那个青春蠕动的年华中一段颓废的记忆。

小说的名字是我在做最后一次修改后才定下的，因为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是一个梦境，在这个梦境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作者虚拟出来的，是一个作者用来放纵和逃避，并能折射出自己内心的一面镜子。其然，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面镜子，但我们却似乎并不在意它，但我要说，每一个人都是由两个自己构成的，而心里的那面镜子就是另一个自己，藏在情感下不受社会约束的自己，也是最容易左右我们行为的自己。

在这部小说的形成过程中，经历过许多的困难，爸妈给了我无私的鼓励，让我有勇气抗击很多嘲笑的目光，还有我现在的女朋友及我未来的岳父岳母，因为亲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另外有我的几个舍友及高中的班主任刘文汇老师，在小说的开头我想自私地借用一小段的篇幅向你们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愿你们在离开校园后会有幸福的生活，愿我们各奔前程时会像我们在一起时那样开心！

故事梗概

故事在一场场啼笑皆非的相遇与相识的闹剧中开始，起初美好的校园爱情让我们感到沉醉，偶尔也会嫉妒，更在为第三者接连不断的出现而焦虑甚至害怕，也为此出现过许多的矛盾与暴力。但我们仍沉陷在这些感情中不能自拔时，干哥与陈姐出现了，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校园外的社会，。特别是发现干哥竟然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就拥有雄厚的资产，而且在他经营的迪厅里不但有许多性格怪异的女孩，还经常会有身份复杂的人出现，我开始怀疑干哥的资产的来处。于是在校园感情波澜起伏的同时我也开始了在社会上对干哥调查，并发誓要将干哥从罪恶的边缘拉回来，但当一切似乎已经被我了解时，我竟也被拖进了犯罪的旋涡……

似乎是在挥手之间，
三年，光阴荏苒；
似乎是与冷漠邂逅，
情思慢慢凌乱。
爱逃走了，
恨消匿了，
红线被时间悄悄剪断，
原来是原谅，
原来是遗忘，
将紧依的两颗心拆散。
亲爱的人，陌生的人，
今生有缘，无缘？

——单俊升

细雨绵绵，
掀起我对回忆的留念，
萧风瑟瑟，
捧起你淌泪的脸。
誓言消匿的阴雨天，
俨然徘徊在对与不对的边缘，
怕再看到命运猥琐的脸，
却躲不出天地间。
雨停了，痛未停
风断了，情难断
爱不意兴阑珊，
无奈苦盼，
盼你融进这世间波澜，
使我寻觅不见，
永远，永远

——邵广灿

目 录

| | |
|-----------|-------|
| 自序 | (1) |
| 故事梗概 | (2) |
| 第一章 朦胧 | (1) |
| 第二章 初露端倪 | (13) |
| 第三章 启蒙 | (27) |
| 第四章 执着 | (39) |
| 第五章 乡土 | (53) |
| 第六章 金李兄弟 | (59) |
| 第七章 星星之火 | (66) |
| 第八章 蔓延 | (72) |
| 第九章 烧, 燃烧 | (86) |
| 第十章 背叛 | (94) |
| 第十一章 惩罚 | (102) |
| 第十二章 梦儿 | (108) |
| 第十三章 抉择 | (118) |
| 第十四章 羁绊 | (126) |
| 第十五章 醉爱 | (133) |

| | | |
|-------|-------|-------|
| 第十六章 | 意料之外 | (139) |
| 第十七章 | 情谊 | (145) |
| 第十八章 | 劳动力 | (151) |
| 第十九章 | 雪儿 | (163) |
| 第二十章 | 祸 | (171) |
| 第二十一章 | 交易 | (178) |
| 第二十二章 | 交锋 | (185) |
| 第二十三章 | 囚 | (197) |
| 第二十四章 | 仇怨淡淡 | (205) |
| 第二十五章 | 消逝的蝴蝶 | (211) |
| 后记 | | (215) |

第一章 朦胧

1

不知为何，我竟与一个佝偻的老妪悠然走在一片我从未见过的冰雪世界，近处的朵朵冰凌，遥远的峰丛峦障，被皑皑积雪与淡淡迷雾所朦胧。白，却不显得凄凉，而且所释出的光芒甚是柔和。老妪是谁？我下意识地想，却又莫名下意识地告诉自己，她是我的祖母，正微笑着牵着我的手，一步步地将脚埋在雪里。我瞅遍了身体的其他部位，都俨然变小，而且穿上了很奇怪的雪色长衫，薄薄的，飘飘然与这个世界融为了一体。

天空飘满了雪花儿，淘气地绕着我们舞来舞去，甚至停靠在我的胸肩，吻落在我的额脸，痒痒的。我这才发现它们俨然都是些翩跹的蝴蝶，那晶莹剔透的翅膀，发着荧光的触角，透着一股灵性。我经不住挑逗，抛下身后紧随着的脚印，与蝴蝶儿追逐着。

祖母叫住了我，和蔼的声音像是发自这个世界最深处的体贴，裹卷了我的身体。她说：“雪花儿是有灵性的，它们可以变成你所希望变成的一切，它们可以吸掉你的痛苦，分享你的幸福，有了它们，我们才真的拥有了感情和快乐。”

我有些懵懵懂懂，再瞧向肩上的蝴蝶儿，却似读懂了它们的微笑，和着风儿的吹奏，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唱响了最动听的音乐。

我们的脚步在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冰封湖畔站住了，我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眼前竟是接天的凌花丛，蔓延到了天际苍茫。雪色的铜铃儿似的花朵，雪色的掌心叶，雪色的亭亭玉茎，在雪色的风儿怂恿下，似一只只数不过来的小精灵，簇拥在一起晃动着脑袋，咯咯的笑。

祖母俯下身体，触摸起身前的一朵凌花道：“俊一，凌花儿漂亮吗？”

对着她的眼神，我用力点着头。

“想不想让它永久地留在你的体内，就像是祖母永远拥有着凌花的芬芳？”

“可以吗？”我已被风儿挟携着四溢的清香所陶醉，怂恿我极力的想拥有它。

祖母微笑着扬起了右臂，宽大的袍袖如一条雪蟒自在地游到了她的肩，在雪白的胳膊根部呈现出一朵婀娜的凌花，镶嵌入了肌肤，却依然散发出它原有的银色光芒。

我未及掩住张大的嘴，惊奇地再次失声叫了出来，像是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祖母，你是凌花之神吗？”

“不，孩子。”她淡淡地摇头：“这是我们所必须拥有的，凌花在这个世界代表着真挚的感情，凌花儿开满了整个世界。”我默然理解着，看着祖母轻轻取下她所触摸的那朵凌花，捧在掌心，花朵在风中颤悠着，向我笑。

“闭上眼睛，孩子。”

我闭好了眼，猛然感到一股破裂的疼痛，便咬紧了牙，慢慢体会到疼痛在向体内扩散，渐渐地形成了一股股澎湃的激流，汹涌着，时而聚合，时而扩散，换作了无限的舒畅和力量游遍了整个身体。

听到祖母说好了，我迅然瞧向了自己的胳膊，可怎样也寻不出凌花儿的情影，不禁迷惑地瞧向祖母，她亲切地说：“我已经将凌花镶嵌进你的屁股里了。”

“什么？”我瞬间感到屁股上一阵灼热，就像是坐在燃烧的火炉上，我想向祖母诉说，却已然不见了她的踪影。

“啊，救命呀……”

这是我在本能的喊叫着。

我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竟迷迷糊糊地趴在床上，一身的冷汗，惟独屁股仍然热得很。好家伙，想来梦与现实勾结在一块整我，我倒想看看能让我屁股如此难受的是什么天大的缘由，总不会

是梦中的凌花儿吧！我边想着边支起了懒散的身体，悄悄地回过头去，生怕会惊扰原有的那种感觉。却又是在刹那，我的身体彻底失去了重心，重新摔倒在床上，耳边冒起了妈妈曾经总爱唠叨的一句话：“都太阳照屁股了，还不起床！”

妈妈的话应验了，我不明白，宿舍的窗户为什么偏偏要向着东开，纵容着那万缕灿烂的阳光欢悦地聚焦在我的屁股上，不禁咒骂起来，我最讨厌的可就是有人打扰我睡觉，不论你是人，还是太阳。

寻思着，又将整个脑袋埋进了枕头，这可是来青岛求学的第一个周末，浪费了怪心疼的。可是这可恶的太阳仍是挂着一副贼脸在给我的屁股加热，像是不蒸发掉里面的水份不会死心似的。那时候我这大好的圆屁股可就晒成了干扁了的咸蚕豆，要从审美的观念分析，这叫瘦身抽脂塑造个性身材，从科学的角度上看，科学家们非把我当外星人送到实验室解剖了不可。

正当我内心深处强烈指责太阳的不道德的行为时，从窗外传进来银铃般清脆的笑声，这种笑声对于青春期的少男来说无疑是一种诱惑，反正在我的脑海里立即就浮现出窗外有美女的想法，从而驱使我不顾阳光的扑面迅速在床上掉转头脚的位置，然后满怀期待的朝窗外伸长了脖子。一瞬间，太阳改变了它讨厌的嘴脸，阳光击醒了我的睡意，整个世界突然在我的印象里变得和谐美好，因为我看见了与我同在阳光下的还有窗外一位阳光的女孩，那种让你看上三天三夜不睡觉都不感到困的女孩。

宿舍的窗外是一所国营军工厂的食堂，工厂很大，食堂也有很大的一扇门面，在宿舍生活的一个星期以来，每次窥探窗外都只是一些中年妇女在忙忙碌碌，而今天在中年妇女们中间竟增加了一位年轻的力量，这种力量像是有魔力一般，让我心里莫名有想亲近她、拥有她的欲望，而且，随着她的一颦一笑，这种感觉愈发的强烈了。

妇女们在捡着青菜，女孩在扫着地上的烂叶，而我则在心里寻思着可不可以接触到她？显然，这些妇女是最大的羁绊。再者，女

孩与这些妇女是什么关系呢？难道女孩是在食堂里打工？那这些妇女就只能是她同事，我也就不必顾及什么了。但看妇女们仿佛对女孩还挺爱护，不但不让她干捡菜这样脏的活，而且扫地都没让她扫太脏的地方，看来女孩并不是打工的身份，或许是哪位妇女同志的女儿吧，再看女孩干净整洁的着装俨然是学生的打扮，那么我贸然地去接触她肯定会被她的妈妈当成不良少年给PK了，后果不堪想象。

于是，我潜伏在窗后等待着机会！

终于，随着一辆叫嚣的小卡车载满了看似已萎蔫的蔬菜停在食堂的门口时，妇女们都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与卖菜人讨价还价，而那女孩并不关心地仍在扫着先前妇女们并不让她扫的地方，我告诉自己，机会来了。我稍稍将头探出窗外，很小心地叫着：“喂，小妹妹，看这里……”我发誓，在这之前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流氓过！

也许是顾及到那些妇女大妈们，我的声音大概就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想这并不是办法，凑巧，床旁边的桌子上有纸有笔，妙计怦然而生。

我赶紧撕下一块纸条，不加思索地就在上面写了一见钟情四个字，然后将纸条搓成一个团，朝女孩扔去，从前我是从来不懂得用成语的，现在却有了成为作家的冲动。可是我忽略了一件事情，蔡伦先生将纸发明得太轻了，只见它没飞出多远就悠悠哉哉地晕落了，我不舍地朝窗下瞅去，纸团正好砸在窗下捡破烂的老头儿脑袋上，于是我急忙缩回了自己的脑袋。

一试不行，我心有不甘，再撕下一张纸，再写上一见钟情四个字，并加上了我的手机号码，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不会再贸然地将纸条就这样简单地扔出去，而是用一个铁制的小夹子夹住，增加分量。

正当我瞄准女孩的方向要抛出自己的心意时，窗外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肥头肥脑的小子，手里像是捧了一盒巧克力，大摇大摆地走到了女孩面前。他那被阳光晃的油腻腻的腮不住抖动着，不知道

在说些什么，但看他猥琐的表情就让我来气，他显然是想当我的情敌，这还了得。还好，旁边的妇女大妈们没有让我失望，她们发现胖子后像是在赶一只偷腥的猫，毕竟现在的不良少年也太多了，而胖子的神态与长相恰巧却给了我机会。

我心里好一阵的庆幸，待这些妇女大妈们环顾了四周，认为这周围确实没有了带色的大尾巴狼时她们又将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一车的菜身上，而我此时也正巧将夹上小铁夹子的纸条扔到了女孩脚边。

正在弯腰扫地的女孩停顿了一下，然后紧张地向妇女大妈们那边瞅瞅，还好妇女大妈们并没有发现，仍络绎不绝的与菜商争执着菜价，可是女孩仿佛还是很犹豫，她很小心地抬头瞧了一眼，却只是触碰了一下我的眼神就慌忙躲开了，谢天谢地，她捡起了纸条，扔下笤帚便跑进了食堂里面，于是我的心彻底欢畅了，愉悦中也多了一份期待与忐忑。

后来我才知道，那张纸条首先是被扔进垃圾箱里了，可是缘分也不会让一对有缘人擦肩而过！她又捡出来了。

许久，再没有女孩的身影，我的手机也一直沉默着，心里开始渐渐地失落，慢慢变得失望，甚至安慰起了自己，还好只是第一次见面，并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交流，所以，我还是比较容易想开的。这时，宿舍的门闹鬼似地悠悠敞开了，傅宗玉拎着一袋子茶叶蛋自在地迈进宿舍，像一个刚刚逛完早市的老太太，带着一大清早的收获，喜悦而满足地回到了自己温馨的窝。

“怎么，就剩下你自己睡啊？”他似随口问我。我刚想应一声，却发现这句话的味道有点不健康成分，什么叫就自己睡？难道还要有另外一个人与我同床共枕，双宿双飞？再想起刚才感情上的失败我便没有好气地向他嚷嚷：“你小子文明点行不行，就知道传播黄色垃圾，小心扫黄的叔叔阿姨把你捉起来传输革命思想。”

“谁说的，扫黄的可都是些爱管闲事的老头老太太。”

“还挺了解的，进去喝过茶吧？”

傅宗玉用不屑于回答的眼神瞅了我一眼，将鸡蛋扔到桌子上，

哇赛，堆积的就似一座小山似的，还腾腾的向外冒着热气，看来一只母鸡一个礼拜的辛勤劳动也创不下这样的成绩。

“看什么，想吃就吃，怎么扭扭捏捏的，这本来就是给你买的。”傅宗玉表情突显高尚地说。

“真的？”我迅速从床上跳了下来，“小傅，你可真够哥们，刚才都是我的玩笑话，可别往心里去。”说着就草草穿好了衣服，拣起了一个茶叶蛋三下五除二地剥去了微褐色的皮，整个儿囫圇塞进了嘴里。说实话，我早就饿了，只是刚才有一个能让我废寝忘食的希望一直占有着我的所有思想，而现在希望仿佛沉淀了，思想又回到了必须解决衣食住行的现实中，衣服穿好了，那就轮到填饱肚子了。

我的嘴在不住咀嚼着，一股浓香充溢了整个消化系统，我细细回味，调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恣肆地捕捉茶蛋里的每一缕滋味，起初还是浓香宜人，可是越嚼越发现味道仿佛有些变质。

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刷牙的原因？

“哎！”我对傅宗玉喊，“我怎么觉着鸡蛋有些臭臭的，像是掺合了鸡屎似的。”

“是吗？”傅宗玉一脸不相信的神情，随手随机从鸡蛋堆里拣出了一个，小心地剥了皮，生怕会沾些什么异物似的，然后慢慢塞进了嘴里，一边嚼着还一边道：“没有呀，我早上吃了十多个都是这种味道，我认为还不错。”

“真的？”

“真的。”他肯定地举起了右手，像是要对灯发誓，我急忙按下了他的动作，都是老套路了，该更新了。

“不过你嚼出不同的味道也算好事，多一种滋味吃起来更值得回味，何况鸡蛋与鸡屎原本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难免有些联系。”傅宗玉很认真的开导我，有点像心理医生。

我此时真想找一堆鸡屎塞进这小子的嘴里，这算什么逻辑，不过这小子也就是混蛋，刚开学的第一天，我到学校下边的快餐店吃饭，恰巧就与他狭路相逢，虽说是刚认识，可总算是分到了一个宿

舍，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总应该打个招呼吧！于是就上去寒暄了几句，索性在一张桌子上吃了饭。饭意正浓时，猛见他抬头一怔，我一阵惊悚，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像是突发心脏病，脑血栓，或是心肌梗塞什么的，却不料过了许久才听他开口说是想去拉屎，而且这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餐馆里的其他顾客手中的筷子也似在同一时间僵在空中，有些甚至颤颤抖抖，恶狠狠地瞅向这里，就似我们身上爬满了丑陋的蛆虫，傅宗玉却满不在乎，风风火火地跑去了卫生间。

这一去可就半个多小时，对我而言却似半个世纪的漫长，再看其他人都小心翼翼地夹菜，生怕傅宗玉会突然出现再唱出一句令他们更难以入耳的“格言”。不负众望，在他回到餐桌前又说了一句赋有哲理的话：“闻完屎的味道，再吃这饭可真香啊。”

我承认，这句话可以与黑格尔的任何一句哲理相媲美，只是令我虚出不少的冷汗。

吃完了饭就没事可做，因为学校仍没有开课，不过这小子挺仗义，说他是本地人，要带我去游览一番他美丽的家乡。然后就给我列举了若干，什么五四广场，栈桥，石老人等等。说完便掏出手机很激情亦很大方地打了个电话。不到十分钟就有一辆出租车叫着喇叭驶来。我一瞧就明白了，敢情这小子是大款，不然公交车那么便宜不坐，何苦叫辆“的车”呢？这一下午没个百八十块的可坐不下来哦。可就在上了车后，才恍然大悟，敢情这司机是他老爸，难怪气氛温馨得很。还挺好，坐了一下午车，一分钱也没花，看来有一个会开车的老爸就似是配了一个司机的老总，好处还挺大的。

可傅宗玉带我玩的地方就不值得一说了，栈桥，石老人等经典的没瞧见，海水浴场倒是从第一个一直玩到了第七个，我对他说：“你小子是不是想看穿比基尼的嫚想疯了。”他却漫不经心的叹到：“来青岛不看海怎么行，将来 2008 年还有奥帆赛呢！看，这海多蓝，多美。”

是呀，我看过，海的确蔚蓝，就像是一汪汪会流动的玛瑙，可他的眼神就一直没离开过那些女孩子，哎，青春哟！